



2021^年 短篇小说年选

孟繁华——— 编选

山东文艺出版社

圖書在版編目(CIP)數據

2021年短篇小說年選 / 孟繁華編選. — 濟南: 山東文藝出版社, 2022.1

ISBN 978-7-232-64462-8

I. ① 2—1 II. ① 孟… III. ① 短篇小說—年選
IV. ① I247.7

2021年 短篇小說年選

2021 AN DUANPIAN XIAOSHU NIANYUAN XUAN 孟繁華 編選

主 辦 單 位 山東出版傳媒股份有限公司

行 發 總 經 山東文藝出版社

社 址 山東省濟南市英華山路189號

郵 政 編 碼 250009

網 址 www.sdwy.com

電話 0531-8

02318

電子郵箱 sdwy@163.com

印 刷 廠 山東

承 印 本 710毫

印 張 39.2

字 數 418千

版 次 2022年1月第1版

印 次 2022年1月第1次

社 址 號 128BN 938-5-

定 價 39.00元

版權所有，未經許可，不得翻印或轉載。如有侵權，請與本出版社聯繫。

山東文藝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2021 年短篇小说年选 / 孟繁华编选. — 济南: 山东文艺出版社, 2022.1

ISBN 978-7-5329-6462-8

I. ① 2… II. ① 孟… III. ① 短篇小说—小说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 I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21) 第 219523 号

2021 年短篇小说年选

2021 NIAN DUANPIAN XIAOSHUO NIAN XUAN

孟繁华 编选

主管单位 山东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出版发行 山东文艺出版社
社 址 山东省济南市英雄山路 189 号
邮 编 250002
网 址 www.sdwyppress.com

读者服务 0531-82098776 (总编室)
0531-82098775 (市场营销部)

电子邮箱 sdwy@sdpress.com.cn

印 刷 山东新华印务有限公司
开 本 710 毫米 × 1000 毫米 1/16
印 张 29.5
字 数 418 千
版 次 2022 年 1 月第 1 版
印 次 2022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书 号 ISBN 978-7-5329-6462-8
定 价 79.00 元

版权专有, 侵权必究。如有图书质量问题, 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。

序： 今年说说裘山山

孟繁华

裘山山是著名的军旅作家，她的长篇小说《我在天堂等你》，铁血柔情高山雪冠，一时洛阳纸贵。但裘山山也多写普通人的日常生活，比如长篇小说《到处都是寂寞的心》，短篇小说《曹德万出门去找爱情》《大雨倾盆》《腊八粥》《牛肉面》《我的名字我做主》《课间休息》《天不知道地知道》《一条毛毯的阅历》等，都是名篇。今年选的《一路平安》，是她的一篇极端生活化的小说。确切地说，小说只写了一个旅次，也就是一天的经历，这段经历有如一出轻喜剧，一波未平一波又起，几个波澜处是：讲述者早六点乘出租车去机场，出租车司机一夜未睡，但吐槽精力非凡。路怒症

司机一直咒骂收费站单程收费，乘客成了被迫的倾听者。当“我”下车多付了他十元“过路费”后，他喜笑颜开，一脸怒气云消雾散，他的目的就是想多要一份过路费。飞机起飞后，遭遇强气流，颠簸如过山车，邻座一个大男人，貌似强悍，结果被颠簸的飞机吓得完全崩溃几近瘫痪。到达目的地之后，邀约者两小时前还答应接机，却因故爽约，小小的不快刚刚涌上心头，“一个陌生电话就打了进来：你是不是某女士？我是来接你的专车，我在停车场，一辆白色奇瑞，车号是……他一口气说完，我得以应了一个好。然后继续回复微信：没关系，我已经和你预约的车联系上了”。这是一个兼职司机，本职工作是厨师。厨师也遇到了麻烦：他的同学李四月初被撞死了，但安葬后的第三天，他突然收到了一条信息：“你好，我是李四。”然后连续几天收到这条微信。“他不像是恶作剧，一脸担惊受怕的表情，偶尔看我的时候，眼神里流露出惊恐和无助。现在，他的身份不只是奶爸厨师司机，还增加了一个恐惧症患者。”厨师平日讨厌李四，原因是他与厨师共同喜欢过一个女生，是情敌关系。“我”的揣测大获成功，厨师佩服得五体投地。就在此时，“我”又收到了邀约者的信息：“你到酒店了吗？非常非常抱歉，我中午也不能过来了。事情很棘手，一时半会儿搞不定。以后见面再解释。我先让我一个朋友过来陪你好吗？我晚上一定过来。”一再爽约，“我想了一下，一句话没回，默默将他的微信拉黑”。“我”的不快尚未平息，厨师一再请教如何对付李四的微信。“我”给厨师出的主意是：

其实你不用紧张，实在不行就换个手机。活人还能被死人掐住脖子？再有，如果你真的想让自己好过一点儿，就去给他扫个墓，正儿八经给他送个行。

厨师大为高兴，满口答应。其实他并没有听懂“我”的话。“我”要说的话是：“其实人生就是不断寻找平衡，平衡了才舒坦。你去扫墓，我原路返回，我们都可以找到平衡。”

小说平白如话波澜不惊。但是，这一如裘山山对短篇小说的理解：“值得写的短篇小说有两类，一类是有意义的，一类是有意思的。我不太喜欢象征意味很浓的东西，我的个性气质在艺术家和主妇之间，更接近于主妇，比较生活化，所以我喜欢写很贴近现实的故事。对于那种很深邃、很抽象、很哲理的东西，天生有点儿畏惧，只好敬而远之。很玄幻的题材，穿越什么的，也不会写。同时对那种恶的东西，也有一种本能的排斥。我想我的这种对日常生活的执着关注，可能与生活经历有关。我以为一个作家的创作风格和选材上的偏好，是和他的生活阅历、情感方式、文化修养乃至价值取向有很大关系的。我一直生活在相对平静的生活秩序中，在今年之前，没有遭遇过重大的人生坎坷，也没有经历过太多的苦难，没有挣扎、痛苦，没有重大的情感打击，这种平顺可能就造成了我心态的平和，也影响了我对那些非常重大的或者尖锐的事件发生兴趣。”《一路平安》除了没有出场的“邀约者”之外，写了四个人：路怒症司机、飞机颠簸恐惧症患者、兼职司机厨师和叙述者“我”。这四个人都是这一天的意气难平者，也就是生活中失衡的人：路怒症司机绞尽脑汁要多收乘客的过路费，收到了，他平衡了；飞机颠簸恐惧症患者，因为他的“他的平衡能力特别差”，飞机落地仍未平衡；“我”因为邀约者的爽约失衡，“一句话没回，默默将他的微信拉黑”，找回了平衡；兼职司机厨师兴高采烈地答应“我”为李四扫墓，显然因为他“心里有鬼”，做过对不住李四的事，不然他心理不会失衡，只有扫了墓，他才会找回平衡，这是厨师没有听懂“我”的话的关键。如果是这样，《一路平安》本质上是一篇心理小说。

我赞赏裘山山对生活如此碎片化的发现，她的短篇小说几乎都是在日常生活中发现的，通过她的小说我们可以相信，生活不是被创造的，生活是被发现的。因此，只有热爱生活的作家，才会在生活的细微处发现有价值的东西。手机，是现代生活中一个重要的物件，与其说它是通信工具，毋宁说它已经是人身体的一个器官。如果手机不在身上，不在自己的掌控之中，不只是生活中的很多事情都会遇到问题，造成极大不

便，夸张一点说，没有手机就没有安全感。这是现代日常生活最大的特征之一。小说中从开篇的预约出租车，飞机起飞前邀约者的微信，兼职司机厨师的电话，邀约者的爽约，一直到李四死后的微信，手机几乎是贯穿小说须臾不可离的核心工具。这个不经意的细节，从一个方面表达了“工具理性”对当代人的控制——我们貌似在使用手机，实则被手机所控制。这是裘山山对“工具理性”的一种反省和检讨，在当下的语境中，这一检讨和警示意义重大。我们在讨论小说时也一再强调，小说反映社会生活，新知识是一个重要的元素。恩格斯在致哈克奈斯的信中说，巴尔扎克的《人间喜剧》，“汇集了法国社会的全部历史，我从这里，甚至在经济细节方面所学到的东西，也要比从当时所有职业的历史学家、经济学家和统计学家那里学到的全部东西还要多”。我们知道，贵族衰亡、资产者发迹、金钱罪恶是巴尔扎克小说的三大主题。但这三大主题里，有充沛的“经济细节”做支撑。经济细节，就是巴尔扎克时代的“核心知识”。地产、房产、金钱甚至票据以及资本的获得与经营，是恩格斯比从当时所有职业的历史学家、经济学家和统计学家那里学到的全部东西还要多的具体内容。因此，没有一个时代的核心知识，小说的时代性和标志性就难以凸显。在当代中国文学，尤其是都市文学中，之所以还没有成功的作品，没有足以表达这个时代本质特征的作品，与作家对这个时代“核心知识”的缺乏了解有密切关系。诸如金融知识、人工智能、信息知识等的不甚了了，严重阻碍了作家对这个时代都市生活的表达。“核心知识”不仅科幻作家应该了解，传统小说作家也应该了解。另一方面，高科技给现代生活带来了极大的便捷，但潜在的危机几乎无时无刻不在。没有危机意识是当下小说创作最大的危机。因此，如果能向巴尔扎克学习，将时代的“核心知识”合理地植入小说中，小说的时代特征将有极大的改观。《一路平安》中，手机作为现代生活的重要符号，强化了小说的时代性和真实性。生活中司空见惯的事物，我们习焉不察的事物，对优秀的小说作品重要无比。这也一如裘山山所说：“不要小看短篇，一个小切口，一样会有痛感。大喜大悲、大起大落的人物

命运值得写，小人物、小场景、小细节也值得写。勿以善小而不为，用在写作上也是可以的。生活中最普通的情感：喜悦、哀伤、嫉妒、内疚、思念、郁闷、忐忑不安，都是人性的折射。所以我认为，要写好短篇，第一就是不能轻视它，而是要热爱它，要喜欢它。只有你喜欢，才能沉住气，去发现生活中那些微小的却有价值的事情。”生活中难免有意气难平事，比如小说中人物遇到的沟沟坎坎，不如意或小悲情，虽然不至于影响生活，但真实地影响了情绪。这是我们的寻常经历，它不断地发生，我们不断地遗忘。但在裘山山那里，她没有放过这些生活中的细微波澜。而小说，特别是短篇小说，就是表达生活细微波澜的文体。《一路平安》是既有意思也有意义的小说。说它有意思，是在生活的细枝末节中发现了无处不在的“意气难平”；说它有意义，是指“一路平安”显然不只是对不同旅途、不同行者的祝愿和祝福，更是对日常生活保持心绪心境平衡的企盼和祝愿。

目 录

序：今年说说裘山山 / 孟繁华 001

信使 / 铁凝 001

会唱歌的浮云 / 叶兆言 017

午后的细节 / 马晓丽 034

小野先生 / 金仁顺 045

日光照亮北斗 / 蔡东 059

萨赫勒荒原 / 朱山坡 079

何不顺流而下 / 喻之之 094

玉狮子 / 了一容 114

笑春风 / 张鲁镭 126

那夜 / 沈念 142

- 曾经 / 钱玉贵 157
- 虚构的花朵 / 张者 175
- 旧情 / 潘向黎 186
- 滑着滑板去太原 / 王祥夫 203
- 合影为什么是留念 / 乔叶 219
- 一路平安 / 袁山山 238
- 见面礼 / 温亚军 252
- 城里的月光 / 界愚 266
- 猜谜语 / 海飞 285
- 蓝牙 / 黄咏梅 301
- 莲塘饭店 / 吴君 317
- 哈拉海有了太平鸟 / 夏鲁平 333
- 重圆 / 杨小凡 349
- 雪户型 / 陈昌平 369
- 事逢二月二十八日 / 朱辉 392
- 告诉我，你的房间号 / 毕亮 409
- 半张脸 / 石一枫 421
- 苦楮豆腐 / 南翔 444

铁 凝

信使

四月的这个下午，空气清透，雾霾不在。街边的樱花、榆叶梅忽然就盛开了，白丁香、紫丁香也这里那里喷放着苦而甜的团团香气。陆婧坐在车里，车窗关着，也能感受到樱花的烟云带给她的眩晕。丁香的苦甜有点呛人，她落下车窗，像有意咂摸这春天的“呛”，享用这扑面而至的“呛”带来的鲜亮欢喜。

在一个嘈杂的路口，车遇红灯。陆婧偏头看着窗外，眼光落在临街一间门脸不大的体育用品商店。一辆人力三轮车停在门前，两个年轻人正从车上卸货。一个腿有残疾的女人从店里出来，身体歪向一边。她跛着脚走到三轮车前，弯腰从地上拎起两摞半人高的捆绑在一起的鞋盒。板鞋？跑鞋？当她抬起头无意间扫一眼路口停滞的车队时，陆婧的眼光刚好对上了她的扫视。这是一位已不年轻的妇女，一头染成灰咖色的整齐的直短发，颧骨部位的颜色偏酡红。同样已不年轻的陆婧早就是戴花镜读报的视力，可还是瞬间认出了这张脸：李花开！

李花开是陆婧三十多年未见的故人，虽然这故人如今拖了一条残腿，但陆婧还是很肯定，她就是李花开。拎着鞋盒的李花开没有认出坐在车里

的陆婧，她扫视的是车的洪流，临街店铺的门前，哪天没有车流呢。很快，她两手各拎着一摞鞋盒，斜着身子进店去了。

绿灯亮了，车子倏地驶过路口，陆婧甚至没有看清那间商店的名字。她不算打算叫车停下，开车的是她丈夫。副驾驶座上的女儿，正掏出气垫粉饼补妆。陆婧盯着女儿的后脖颈，女儿的丸子头使后脖颈落下一些碎发，故意落下的吧，看似不经意的慵懒和风情。她们母女并不交流这方面的话题，但在这个下午，陆婧从女儿的后脑勺上明确地看见了三十多年前的自己：克制地追逐时尚，貌似叛逆，有点虚荣。三十多年前，陆婧和李花开同在一个城市，一个名叫虽城的北方城市。

那还是一个人人需要单位的时代，没有单位的人总显得可疑。幸运的是她们都有稳定的单位，陆婧在一个地方戏研究所当编辑，李花开在市属的印刷厂做文秘。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词汇，20世纪80年代，陆婧和李花开是大学同学，是朋友。套用时下的说法，她们是“闺密”。这“密”后来又通俗成了腻乎乎的“蜜”。当年的她们漠视一些老词，不像今天，人们把老词翻腾出来再做揉捏，变成另一种时尚。传统意义上的闺中密友大多联带着两家通好，陆婧和李花开的两家长辈却互不相识。

从西客站回家时，陆婧在副驾驶就座，女儿已下车，乘高铁去了外地出差。陆婧的方向感很差，这时却发现车子是循着原路返回，再遇那个路口，她那混乱的方向感突然明晰起来。她觑着眼朝马路对面一溜商铺望去，看见了那个小店：“时代体育”。

她认出这是东单，同仁医院附近。医院附近的车多人乱又给她的方向辨别带来了困难。她是急切地想要记住“时代体育”的准确位置吗，还是对跛脚的李花开怀有好奇？想不到三十多年后李花开也来了北京，她丈夫，那个叫起子的也来了吧。陆婧心里加重着“也”字的分量，好像北京是她的地盘，李花开的现身让她有种不适感——曾经的闺密往往最方便成为仇敌。什么时候她的脚给跛了？敢情她也受过伤啊。“也”，她心里玩味着这个字，刚刚迎着她的这个美得令人眩晕的春天，那呛人的丁香、樱花们不也慷慨迎着从“时代体育”里走出来的李花开吗。

那是她们共同的激情时代。先是李花开突然告诉陆婧她要结婚了，对方是虽城的远房表哥。李花开说，表哥在街道办的一个镜框社画出口彩蛋。陆婧嗤之以鼻地抢白道，那也叫单位呀。李花开说就算不是单位吧，可他有房，私房，独院儿。硬道理在这儿呢，陆婧想。

李花开是当年系里的美人，有男生为她那长而柔韧的脖颈献过诗。她的脖子洁净、细润如骨瓷，女孩子拥有这般脖颈，会显得傲然，且十分方便左顾右盼。可她并不自知自己有条好脖子，不会搔首，亦不懂弄姿，还常常爱犯轴脾气。轴，在北方语系里通常形容性格而非品德，和一根筋、死心眼相近。李花开穿家做布鞋，常年背一只紫红两色方格交织的土布书包，好像特意拿自己的乡村出身示众。她家在离虽城百里外的山区，穷。大二时，一次李花开的下铺丢了几张饭票，认定偷窃者是上铺的李花开。李花开激愤地绝食两天以示清白。第三天，同宿舍的陆婧强行背着李花开到校医务室去输生理盐水、葡萄糖。过了一个星期，下铺的饭票找到了，在她送回家去洗的一包脏衣服里。和李花开不同，陆婧家就在虽城，工作之后仍然和父母同住。李花开住印刷厂的集体宿舍，周末经常被陆婧拉着去家里吃饭。陆婧记得母亲第一次见到李花开时还感叹了一句：真是高山出俊鸟呢。

冬日的一个周末，陆婧随李花开去了她将要嫁进去的私房、独院。推开吱嘎作响的单扇榆木院门，眼前的院子只是一条狭窄的夹道。夹道一侧仅有两间西屋，另一侧是院墙，院墙即是前院人家的后山墙。若从西屋推门出来，仿佛走几步就能撞墙。虽不能比喻成开门见山，却可以说是出门见墙。西屋窗下整齐地码着蜂窝煤，挨着蜂窝煤的，是被旧提花线毯盖着的同样码放整齐的大白菜和鸡腿葱，叫人嗅出过日子的烟火气。当年的陆婧不屑于这种烟火气，眼前的蜂窝煤、大白菜只让她相信，李花开真的要结婚了。李花开说这是表哥的爷爷留下的一点房产，爷爷从前是个经营南方竹货的小业主。想必，经过了那场“革命”，这院子是被挤占去大部分

之后的剩余吧，陆婧思忖。

那天陆婧见到了李花开的表哥，一个微胖的长发青年，李花开叫他起子。起子热情地和陆婧握手，三人进屋后他还伸手从李花开肩上择下一根头发，或者不是头发，是线头，或者什么都没有，他只是愿意让人看见他在她肩上择。这个表示关切或男女关系不一般的动作让陆婧觉得多余，但那感觉仅仅一闪，因为房间正中一只铸铁蜂窝煤炉子引起陆婧格外的好奇。那本是一只普通的青黑色铸铁炉，圆柱形炉身正方形炉盘。在暖气并不普及的时代，北方城市大多数人家都有这类炉子，取暖，做饭，烧水，间或也充当烤盘：烤馒头，烤窝头，烤包子，烤枣儿。起子家这只炉子之所以引人注目，是因为它那锃光瓦亮的炉盘，陆婧还没见过谁家的铁炉子能有这样一尘不染、这样光明可鉴、这样泛着蓝幽幽光泽的镜子般的炉盘。他们围炉而坐，受着这炉子的吸引，又好像这神气活现的炉子才是这家的主人，乃至屋内所有家具的主人。炉子上坐着一把熟铝壶，壶中水已烧开，壶盖噗噗响着，壶嘴冒出缕缕水蒸气。起子拎起壶去给客人沏茉莉花茶，他把热茶端给两位女客，顺手抄起铁炉钩，从炉前铁畚箕里钩起同样锃光瓦亮的炉盖，半遮半掩盖住炉口，复又将水壶错开炉口坐上炉子。这样水能保温，炉口减弱的火力也不至于把壶烧干。陆婧喝着热茶，问起这炉盘如何能这般明亮。起子说用猪皮擦的。他母亲在世的时候每天必擦几遍，即使在肉类凭票供应的年代，也总能想法子省出指头长的一块猪皮供炉盘去“吃”。擦了二十几年，生是把一块粗糙的铁炉盘擦成了镜面。母亲去世后，他接过这活儿，有空就擦，才保持了这炉盘的成色。

陆婧喝着热茶，想着一个大小伙子除了画彩蛋，就是手持一块猪皮在炉盘上擦呀擦的，她好像还听见了猪皮蹭上热炉盘那滋滋的响声，闻见了那轻微的油烟味，不臭，也不香。看看李花开，李花开显然对猪皮擦炉盘不感兴趣。煤是金贵的，她家烧柴火灶，上大学之前她就没见过铁炉子，也没怎么见过真的煤。结婚以后起子会让她擦炉盘吗？她可不情愿。这需要耐心，更多的是一种情趣。就陆婧对李花开的了解，她不具备这方面的情趣。出了那院子，李花开只问了一句，你说值吗？陆婧没有回答，眼前

只闪过一个模模糊糊的影子——李花开对她讲过的一个中学同学名叫锁成的，和她同村，后来她考上大学了，他没考上。

几天后，一个坏消息震惊了她们：当年那个下铺的母亲，因为厂里分房不公平，吞了过量的安眠药。李花开说，房比命大吗？陆婧说，房是命的一部分吧。李花开又问，你说值吗？她没有听见应答。很快，她嫁给了表哥。很快，陆婧也恋爱了。

2

陆婧的恋爱像是一场无药可救的疟疾。民间对疟疾的归纳有间日疟、三日疟等等，意指隔日发作一次或三日发作一次，高热、寒战乃至抽搐。陆婧的爱之疟疾却持续了近两年。对方名叫肖恩，是她父亲的同学，且有家室。陆婧刚读初中时，肖恩随着他的单位——北京一个大部的文工团来到虽城做集体改造锻炼。他们被安置在当地驻军大院，过着半军事化半农场农工的生活，军队有自己的农场，平时不准离院，每周休息半天。肖恩在这座举目无亲的城市联系到了他的大学同学，陆婧的父亲。当“革命”和运动使熟人、朋友都断了联系的时候，陆家对肖恩在虽城的出现尤为高兴。那段时间，陆婧的家是肖恩吃饭解馋、放松身心之地，每周的半天休息，他差不多都是在陆家度过。那时陆婧叫肖恩叔叔，逢肖恩感冒生病，或者为部队演出突击排练不能前来时，陆婧会自告奋勇地骑上自行车，为肖叔叔送去母亲烹制的鸡汤、榨菜炒肉丝。满满一罐榨菜肉丝够肖恩吃一个星期，也要用掉陆家半个月的肉票。那个推着自行车站在部队大院门口、冒着寒风等待他出来的陆婧，那个围着大红围巾、戴着厚厚的棉巴掌手套、晶莹的鼻头冻得通红的孩子，给肖恩留下了美而干净的印象。他送给陆婧一双淡绿色斜纹卡其布芭蕾舞鞋，足尖嵌有软木的真正的芭蕾舞鞋。正热衷于校文艺宣传队各种活动的陆婧，连续一个星期每晚睡觉都把这双鞋“供”在枕边。后来陆婧并没有在舞蹈方面有所长进，以她当时的年龄，腿已经太硬，开胯也不再容易。当年那些小女孩对艺术的热爱，充其量相当于今

天的时尚女生对奢侈品的追逐。

十年之后，肖恩已是北京那个大部文工团的业务团长，陆婧的父亲也做了虽城文教局局长。肖恩的文工团有时来虽城演出，他会带着演出赠票和茅台，到陆家和老同学畅饮。肖团长和陆局长一改从前的落魄精神、气色俱佳，都像换了个人。陆婧从旁看着想着，人没换啊，换的是人间。

换了人间。肖恩再见十年后的陆婧，他惊喜地打量着她，喃喃自语着小姑娘已经出落得、出落得……他始终没有说出那后半句话：她出落得怎样？但半句话对陆婧足矣，她尤其喜欢“出落”这个词，一个带有弹性的神奇蜕变的好词。陆婧突然不叫肖恩叔叔了，她叫他肖老师。每逢文工团来虽城演出，陆婧便也忙了起来。她为同学、朋友、同事、近邻向肖恩讨要招待票，她替当地媒体联系采访肖恩以及团里的男女演员。她不是名人，但她已是认识名人的名人，她为此得意、满足，她和肖恩的关系也就落入了那个时代可能的套路。肖恩开始邀请她去北京看戏看电影——一些尚未公开、只供圈内人优先欣赏的外国电影，陆婧自己也频频寻找去北京的理由。一个地方戏研究所原本没有太多出差北京的机会，多数时间她利用周末自费前往。那些日子她轮流住遍了亲戚家：姑姑、叔叔、舅舅、姨妈。她庆幸他们的家都在北京，就像从前她的父母一样。在北京疯跑的时光里，她作为一个曾经的北京孩子，常常生出些情不自禁的得意和略带焦灼的期盼。

秘密恋爱固然秘密，却仿佛必得选出一个可靠的人分享才更够秘密。几个月之后，陆婧把李花开约到一家卤煮火烧小馆。她脸色潮红，嘴唇颤抖，十指交叠着扭绞着，忽又神经质地把双手搓来搓去。她的讲述琐碎累赘而又宏大激昂，她顾自笑着，眼里有泪光。她已经为自己这高级的恋爱所倾倒，她的闺密李花开也必将为她这不凡的倾诉所倾倒。

李花开的嘴里却只是偶尔迸出一句：我娘！逢关键时刻，李花开的山村口头语还是会冒出来，比如：我娘！听着生硬，但干脆、有劲。这是一个本身不含褒贬的感叹词，但在此刻，李花开喊出它来表达的是决不同意。两人争吵起来，昏天黑地。陆婧急赤白脸，碗中的卤煮火烧一口没动。李

花开连吃带喝，一海碗卤煮火烧下肚，也没能堵住她那张压着嗓音、连呼反对的嘴。直到碗空了，她才发现了陆婧一脸憔悴，她闭嘴了。或许恋爱中的憔悴才能唤起人的怜悯，而绝对平等的友谊也并不存在，似乎总有一方在紧要关头非服从另一方不可，比如让卤煮火烧和争吵弄得满头是汗的李花开。陆婧判断李花开有缓和的迹象，再添些央告加耍赖的言辞，李花开到底让了步。她答应保密，还答应了陆婧的提议：肖恩写给陆婧的信从此寄往李家。在一场无法光明正大的恋爱里，情书寄往当事人的单位是危险的，李花开的家，那私房、独院在陆婧看来最是安全。

北京寄往虽城的平信隔天可到，陆婧一个星期至少两次去李花开家取信。那个当初在她看来有点陈旧、俗气的小院，如今在她生命中已变得如此要紧，如此友善而温暖。她多是在晚上下班后赶往李家，弓着身子把自行车骑得飞快。不能用奔向或跑向来形容她的姿态，那是扑向，扑向一团情话或者简直就是一场约会。她进了门，敷衍地和李花开或者李花开的丈夫——那位叫起子的寒暄几句，接过李花开递上的有点压手的厚厚的信封，便逃也似的夺门而去。她不着急回家，此刻家也危险。她急不可待地找一根电线杆把自行车和自己都靠上去，就着昏暗的路灯开始捧读肖恩写给她的的大段的文字。她的心大声跳着，酥着，醉着。在夏日，那些粗糙的松木电线杆上爆裂的木刺有时会扎进她的衬衫。当她回家之后脱下衬衫小心择着上面的细刺时，她会偷着笑。她被扎疼过吗？这样的时刻，疼也是幸福。

有时李花开在厂里加班回家晚，陆婧奔到李家推门进屋后，永远在家的起子会代替李花开把信送至陆婧手中。他并不留她坐一会儿，像通常主人对客人那样。他知道她不需要，就像陆婧也明白起子已经知道了她的恋爱，他和这私房、独院共同知道了她这场恋爱，再坐下假装等李花开回家反倒虚伪了。第一次从起子手里接过肖恩的来信，她只是稍显尴尬，也仅是稍显，对肖恩来信的渴望压倒了一切，一切都不在话下。